

一周热点人物扫描

滨滨师生情

普京高中老师逝世 留给他一栋公寓

近日,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中心的平斯克街又多了一位知名的“房主”,他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这栋房子原拥有者是普京的高中老师米娜·余迪斯卡娅·贝尔琳娜。贝尔琳娜是普京的高中俄语老师,她于1973年移民至以色列。

据了解,该公寓原本为普京于2005年访问以色列时赠送给老师的礼物。贝尔琳娜对普京喜爱有加,在她去世后,按照遗嘱,普京又继承了这栋公寓。

报道称,师生二人在一次公开活动中再次相逢,并结下深厚情谊。普京时不时地会给老师寄去手表和一些个人传记。因师生二人十分投缘,普京便决定赠与老师一栋公寓。据了解,2017年12月,贝尔琳娜逝世,并承担了一切葬礼的花销。而贝尔琳娜逝世,也将房子留给了普京。

日本真子公主婚礼延期

否认与未婚夫母亲的金钱纠纷有关

日本宫内厅2月6日晚上对外公布了明仁天皇最年长孙女——真子公主婚礼延期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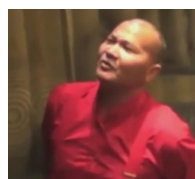
真子公主与平民小室圭的订婚消息曾在去年轰动一时,2017年5月16日,日本宫内厅公布了此事,当时真子公主25岁,未婚夫小室圭是她的大学同学,目前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据宫内厅公布的消息,本次婚礼原定于今年11月4日在东京都内的酒店举行。因为明年有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和下一任天皇继位这样重要的仪式,所以真子公主和她的未婚夫想要把结婚的相关事宜推迟到后进行。此外,有关“婚礼推迟到具体哪一天举行”的消息将另行公布。

这起婚事在去年引发了不小的议论,有日本杂志爆料称:“真子公主的未婚夫小室圭的母亲与男性朋友之间存在金钱纠纷。”在2月6日的记者会上,日本宫内厅官务主管加地隆治表示:“这些报道与婚礼延期没有关系。”

男子冒充“将军”

被抓时质问办案人员“算老几”

国务院参事室曾在网上公开发布了一则《关于“上官凤笠”冒充国务院参事从事社会活动的声明》。该声明称:近期,一个名叫“上官凤笠”的人自称国务院参事、将军,牵头组织“幸福大中华”,声称该组织“接受国务院直管,现面向全国招收18岁至65岁会员”,向申请加入者收取“会费”。此外,“上官凤笠”还以国务院参事的身份赴某企业考察。



照片中的这个人就是声明中说的“上官凤笠”。除了“将军”、“国务院参事”外,其实他还有不少其他的虚假头衔。就是这样一个人冒牌军人、冒牌参事,在社会上组建非法组织,招摇撞骗。2017年9月,经过严密布控,警方决定对“上官凤笠”实施抓捕。直到戴上手铐之时,“上官凤笠”依然沉浸在假冒的角色之中,入戏太深,无法自拔,对办案人员怒斥“你算老几!”

黑龙江高院回函“汤兰兰案”被告人申诉: 正依法审查处理

2月7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2010年10月20日,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汤继海等11名被告人分别以强奸罪、强迫卖淫罪、嫖宿幼女罪等作出有罪判决。宣判后,11名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2012年10月26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汤继海、刘万友、陈春付、于东军不服生效裁判向我院提出申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在依法审查处理。



2010年10月一审判决下达,涉及罪名包括强奸罪、嫖宿幼女罪、强迫卖淫罪。11名被告人全部上诉,他们均否认全部犯罪事实。2012年12月,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9人被判强奸罪,1人被判嫖宿幼女罪,汤继海夫妻还被判强迫卖淫罪。汤继海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10人获刑5至15年不等。服刑期间,部分被告人保持申诉。在此期间,汤某改名、改户籍。2017年6月,其母万秀玲出狱,继续申诉。 本报综合消息

他一个人,在6年间对京张铁路沿线做了一次地毯式田野考察工作,3000多张照片和40万字,撰写了三卷书。他画了近百张手绘复原图,将铁路上一代代人的口述记忆,用图画表现出来。

老北京铜火锅、涮羊肉、芝麻酱、水蒸气氤氲了视线,王冕透过蒙上白雾的眼镜片,看窗外那段北京城区内唯一还在使用的京张铁路上,驶来一列车。地方是朋友们特意为他挑的,广安门外道口旧址,坐餐馆里可以听到外面火车运行的声音,地面都跟着震,杯面的水起了波纹。

王冕迷京张铁路,考据、拍摄、文字记录,成了事业,也成了生活中万不可剥离的部分。

90后记录一条路100年的故事

◎王佳慧

在王冕的口述记录里,涵盖了数十位年逾八十的火车大倌(老火车司机尊称)的回忆,他们穿着棉袄过居庸关如过鬼门关,停车捡回个娃当自己孩子养,援建边陲师徒未见相隔40年……

近日,《我的京张铁路——王冕田野考察影像文献展》在北京798艺术区映画廊开幕。有摄影评论家评价说,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将这段历史复原并予以呈现的,竟然是一位90后青年,这很难得。

27岁的王冕痴迷这条老路上的时空与文明的叠加感,“京张铁路已经融到我生活中了,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条路甚至成了我的人生路。时光和精力,遇到的人和事,都构成了现在及以后的我。”

以下为王冕口述:

1 从小最痴迷列车迎来驶往的声音

我在西直门火车站旁住了20多年,站在我家10楼的阳台上就可以看到站台和轨道,那是111年前京张铁路的一部分。

打小,我放学就和伙伴们到铁道边上玩。我们爱沿着铁轨走,直到西直门折返段,那边有座老水塔,还停放着不少火车头,多的时候能有七八台。上世纪90年代,还都是绿色的东风4型、德国NY7,还有蓝黄相间的法国ND4。有的火车司机很热心,会跟我讲那些火车头的型号、车灯怎么亮……

11岁时,我拿起相机,第一次有意识地拍摄了关于火车的照片。不知不觉,已经过去整整十四年。忘不了的仍然是每天清晨8点43分,在家或教室里听到7174次发车的那一声长鸣。

或是有缘或是巧合。幼儿园下午5点放学,爸爸抱着我去看火车,每回赶上的都是7173次列车回到西直门。后来我长大进山考察,找京张铁路沿线的老隧道老桥梁,坐的都是这趟车。在这列车上,我认识了不少老师傅,他们给我介绍更早的火车师傅们,构成了我的一部分口述史记录。

90年代时,晚上23点西直门

火车站都有火车经过。逐渐安静下来是在千禧年,据说是北京北站要扩建改造,很多车次走了南站。2004年4月,车渐渐多了些。每天最后一趟停回西直门的,是22点15分,延庆南到北京北。这些时间,我记得很清楚。直到2016年10月,西直门火车站彻底不通车了。从小伴着火车声长大,邻居们都嫌吵,可我却痴迷列车迎来驶往的声音。20多年,没有火车声了,一下子很不习惯,像是生活里少了些什么。

小时候的兴趣变成爱好,单看外部模样已经满足不了我。9岁去农展馆看铁路装备展,了解层次更加细致,有了深度。大学我学的是多媒体艺术,毕业后在一家传媒公司上班,拍金融、房地产题材的照片,上了俩月班我就辞职了。自己干,一直到现在。如今有自己的工作室,拍纪录片、摄影、出书、策展,都是和铁路相关的。

最近这几年,有些杂志找我约稿;BBC、CNN、中央电视台这些媒体会让我帮着拍些铁路画面用进他们的纪录片或报道里;铁路官方,比如一些机务段,也找我做宣传片。

2 过居庸关隧道,像过了次鬼门关

做口述史的过程中,我经常出去考察,找曾在铁路上做过的老师傅,聊当年的事情。我想记录下这条路上,这么些人,这100多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印象最深的是徐景春老师,他今年88岁,但精神很好,很小的字儿看书都不用花镜,只是稍微有些驼背。

他常年拄着一根拐棍,手把处用的是检点锤的锤子头,是他年轻时在京张铁路上开火车时,敲走形部位、通过声音听故障的。他很喜欢火车,一聊到当年开火车时的事儿,眼睛都发亮。

徐师傅1951年入路,是当时技术顶好的大倌。那时候,马莱4型蒸汽机车,是中国功率最大的蒸汽火车,从美国进口的,60年代就淘汰了,都在南口。

开马莱4最辛苦,它锅炉最粗,烟囱顶端距离居庸关隧道顶端的距离为一拳左右,隧道内的空间非常小,煤烟和废气都会灌进司机室。所以在过隧道时,马莱4的司机、副司机及两位司炉无论冬夏都得用棉大衣把身体、脑袋捂上,以免被烫伤。但最没辙的就是司机了,过山洞时,副司机及两位司炉可以趴在地上或躲进工具箱,而司机必须得操纵机车并瞭望前方。司机一手得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一手必须得攥着汽门,所以特别烫手。

徐师傅回忆,一次,有一个一米八五的大个子搭乘马莱4,他的裤子上有个窟窿眼,结果过完居庸关隧道后,有窟窿的地方被烫了个大泡。每次过居庸关,徐师傅说就和过了次鬼门关一样。

火车师傅们待遇极好的时候,是上世纪40年代。下了班洗完澡,大倌们穿上双排扣呢子大氅和锃亮的皮鞋,拄着文明棍儿逛街。挣的是普通工作的四五倍工资,人称“离地三尺活神仙”。

李司法是徐景春的大徒弟,他曾在居庸关站下行进站的62km+100m处捡了个孩子。那是1982年11月,他当时是队长,添乘解放型1882号单机上山,那班的司机、副司机、司炉、学员加上他,一共五个人。当发现铁道上有个月亮时,他们赶紧停车,把孩子抱了上来。孩子戴个瓜皮帽子,也不哭,是个男孩。几个人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得救”。回到南口之后,孩子被那个班司机的内弟领养了,现在这婴儿已经30多岁,在北京城里生活。

回想起来,这些火车大倌们,一到回忆的时候,都非常认真,他们就是热爱这份工作,对跑了一辈子的铁路有感情。

沧海桑田,那些老地方老物件,见证了几代人一百年的生活。人们生在那里,活在那里,直到自己生命结束,代代更迭。

3 文物都拆了,说什么文化都是空谈口号

其实,能记录下这些口述史和田野考察,得感谢“京张铁路”,它让我突破了自己的瓶颈,找到一条更纵深的路。

2012年,我在事业上没进展看不到未来,我就晚上去西直门西一站台溜达。夜晚的西直门西一站台,在喧闹的城市里显得特别幽静。站那儿想啊,想自己幼时最真的愿望,该不该坚持。之前都是拍摄“铁路风景”比较多,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受到一些老师的启发,开始关注和铁路有关的人文历史。

在这个过程中,我出过关于京张铁路的书,我还想着搞影展能被更多人看到。策展时,我分了空间、时间、功能三条线,通过新老照片对比古今铁路沿线的变化,有视觉冲击力。我从小学过美术,就用手绘的方式,把一些口述中得到的信息,比如出轨事件、史料、已经消亡物件的位置关系等等画出来。展览中,还有一部分很重要,就是现状图。

在京张铁路上,有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它们有些被列为文保单位,有些连文物身份都没有。

西直门铁路折返段有个水塔,给早年的蒸汽机车上水,水塔上嵌刻着印有中华民国7年7月建的拱形石头,代表这是1918年的老物。我从小在水塔边玩着长大,它墙体斑驳,有种历经岁月的沧桑感。2006

年,这水塔无缘无故就被拆了,我当时觉得特可惜,那会儿我15岁,自己给媒体打电话联系报道,后来好歹把水塔门上的字儿保存到铁道博物馆了。那块石头,是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挺精美的。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有对这些文物的珍视感。有人质疑过我“这是你该干的事儿吗?你搞铁路文化,这些东西拆不拆,又不是你家东西。”可文物是文化的载体,文物都拆了,说什么文化都是空谈口号。

2015年传出清河火车站附近要拆,那老站房有111岁。跟它一样的青龙桥车站都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了,我觉得该一视同仁。我以市民身份,向海淀区文委递交不可移动文物申请,去年5月收到回信,说老站房不会拆了。其他周边半径100米内的都拆了,它留下来了,我觉得是京张铁路的文脉被保留了。

城市在不断扩张,对于历史遗迹的保护或处理,需要科学决策。我真的不希望,京张铁路像原来老北京城墙一样,被拆了之后,再仿古复建。

铁路和其他文物还不一样,它是活文物。但是京张铁路很多线段,在被拆之前,都是投入使用的,它不只是遗迹,还有现代性,实用性。荒置废弃了太可惜了。

前不久,我去了河北易县。那里有中国

人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是第一干线铁路)。它本是皇家御用,供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清西陵。1983年就是河北省县级文保单位了,但我看到的却是铁道上满是废弃垃圾,臭味扑鼻,有拾荒的老人在捡能用的废品。

已经被列入文保单位的都这么个下场,那其他没列入的,得成什么样啊?

修了新的,但老的还在,后人就可以了解,我们是从什么样子,变成现在这样的。不知道原来是什么样,怎么来的,光喜欢新鲜事物,会缺少一些内涵。希望我们这一代,能为后人留些历史。了解历史,才利于现在和将来。



王冕拍摄的火车图片